

(一)專欄作家 之苦樂

本刊主編提議筆者將「香港文化人苦樂談」分成數段，因此改以「文化苦樂」為專欄題目，每期寫三數段。此種形式對於作者讀者均有好處，作者可以透過四五百字將某一題材詳述一番，而讀者亦可以每次讀到內容較有變化之數段短文，比一次過讀完二千字長文較為省力。本人寫文亦最喜寫短小精幹式文章，最怕閱讀紅旗洋洋二萬字長氣鴻文。以前美國總統會下令任何報告文件一律必須在一頁紙上打齊，其實文章高手，可以在千字文將題材論發揮盡致，超過一千字之文章其實只是廢話冗詞填足湊數。但在另一方面，肚空腦空之專欄作家，即使要填滿千字專欄版位，亦會感到無貨可交之苦，因為在報紙上每日寫一段千字文，如果心靈貨倉保養不足入料不夠，便會形成有出無入之狀態，結果當然只能以廢話冗詞交行貨了事。

近年來報紙什誌愈出愈多，但專欄作家及專欄文章則愈來愈劣，筆者稱之為牛屎文章便是指此類本來希望交牛奶文章，但因出貨太多進補太少，結果日日以牛屎文章交差。此種情況之發生，不但專欄作家感到苦惱，一般讀者亦非樂事。因此，筆者時常自我警惕，切勿寫作牛屎文章。正如本人上期講過，幸而做文化人是副業，不致淪落到要靠牛屎文章混飯吃之境地。另外，關於所寫專欄文章不多，且亦自由選擇，有時反而感到是一件樂事。

(二)盤古之逝

據文友間接通告，盤古雜誌已處於停刊狀態，這似乎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因為盤古本來可以在海外擔當一種愛國知識份子批評中共大陸政府之時代性任務，結果却因追隨四人幫路綫太過接近而致出軌失向，要轉換路綫却因離群者太多，無從回復初期中期開明之中肯態度。筆者個人是創辦盤古雜誌發起人中最後脫離之最末第一人，由頭到尾都留在盤古者只有古蒼梧，但古老兄曾離港兩年，因此照日子計稱，筆者可以說是與盤古共甘苦最長盡一人。本人離開盤古是在最後一次力主反對不可急於追隨國內批孔、儒法鬥爭、等論題。當時所持理由是此種運動之真正含意連國內執政幹部都不能知悉，在海外者更不宜盲從，另外，本人對批孔反儒法鬥爭形式認為國內方式態度及觀點較有偏差，恐怕是一種陰謀。另外，筆者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此三人一向目為上海滑頭仔，只知望着毛澤東面色而開腔，此種論調雖然未有寫成文章登在盤古，但一直與盤古社友李進化表白，並非過後孔明放馬後砲。當

時不寫文章是看到本人論調與盤古全部內容格格不入，故此暫時封筆。現在事情演變經過，已屬有目共睹，舊事不必重提，不過聽到盤古之逝，回想該雜誌亦曾登過較有價值之文章，而筆者之「彈讀壇」多年來刊登於盤古，留下評共批共意見，到今日仍然代表本人之看法。至少，十多年來，筆者對中國時局之一貫態度，並未跟風盲動，此是稍可感到自慰者。

文

化

苦 樂

不願寫牛屎文

梁寶耳

(三)御准中文

本港政府及教育司雖然在口頭上贊同中文合法化，但始終以英文掛帥之下意識要求，永遠不會改變。其實本港之番書仔番書女英文水準不但不高，而且相當低，中五畢業之番書仔女寫封求職書亦錯誤百出，故此，英文教學並未成功。但在另一方面，雖然投考大學必須指定中英兩方面合格，當然會迫使中學生對中國語文注意學習；但在另一方面，家庭、學校、社會各方面鼓勵學生萌生對本國文化之自豪感，亦能激發學生愛好中文，不應純粹以求職出路去引誘學生學中文。當然，本港教育以製造白領藍領工作人員為基調，並無存心去喚起學生對中國文化認同之動機，希望此種心態之政府官員重視中文，等於夢想香港政府關閉馬場。因此，香港文化界及愛國家愛民族之文化青年，要努力宣揚中國語文，誘發學生喜愛學習熟習中文之興趣。不必將政府及教育司當中國語文之救世主看待！

(四)大陸出版

三聯書局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會舉行招待會，該書店香港分店經理在招待會上宣佈國內將出版一系列學術巨著，這是天大喜事。照另一本左派刊物透露，明年中國所要出版之六套叢書包括十卷本的「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中國哲學史」、「外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史」等具有世界水準的大部頭著作，照上述六套十卷本巨著計，便有六十本學術書籍於年內面世，可能要響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三十週年，及五四運動六十週年紀念，另外更會編印出版「中國百科全書」，更屬劃時代的貢獻。本人一定會買齊上述書籍珍藏，目前唯一希望是該六套叢書不要用馬列觀點毛澤東思想架構將古今中外文學哲學學生吞活剝割裂或適合馬列毛思想框框而編寫，大可在序言或注解中加上馬列毛觀點之評語，則會對中國新一代青年接觸世界學術潮流大有幫助，如此可以逐漸養成獨立思想之習慣，擺脫「全民一頭、全國一腦」之蔽陋局面。